几多乡愁在老圩

谢 志

在老圩满目入画的诗意里,有一种魂牵梦萦叫乡愁,它时常流连在我的梦中。昔日的贫穷伴着清风安逸,那西关塘基上晚风吹送的牧笛声,圩南“八小”悠悠扬扬的读书声,“光地笪”捉迷藏锤包剪的玩乐声,高河鉴水浣衣少妇的击水声,南关榕木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所有这些情愫依依浓浓淡淡的人间气味,荡漾着老圩独特的风情。

最正宗的“老圩味道”

那时,老圩的夜,静谧,幽深,朴素得没有一点颜色,弯弯的瓦光还透着亮光,大人们就上床休息了,贪玩的孩子们会在“光地笪”做“荷花几时开”的游戏。巷子里,大路山老伯叫卖大碗茶的吆喝声,沉长而粗犷,即使是在烈日滚烫的夏日和寒风刺骨的冬夜,也从未间断过;“糖水圆”的叫卖声,伴着热气腾腾的甜蜜,掠过古巷一间间灯火迷离的店铺,几十年不变的时辰,几十年不变的乡音,老圩人一听到这哼唱,不用看那个印着罗马数字的大钟,就知道是晚上几点了;入夜时分才出炉的腊味鸡饭,那香气从西关低矮的房檐飘过来,沁入童年的梦乡,那是最正宗的“老圩味道”,至今说起,依然让人垂涎欲滴。那一夜,在老圩,恍惚间,我好像还看见长辫飘逸身材姣好的女子,翩翩而过,消失在南关尽头的丁字路口,是到夜校去上课?还是到文工团去排练?都不知道。

南关街曾是老圩中心

老圩,古巷纵横交错,商铺一间连着一间,最繁华的是现在叫横巷的南关街。当年,这里是石鼓的中心地带,区府、银行、供销社等等都聚集在这条街上,书店就在阿公(爷爷)的缸瓦铺旁边。那时,常去书店睇“公仔书”,朦胧中,认识了关公、刘备、鲁智深,很多知识都在那里得到启蒙。西平街大名鼎鼎的“和平饭店”,原来是“番鬼佬”建的两层教堂,名叫“福音堂”,檐前那排又高又圆的柱墩,古朴而独特,现在仅剩一根了,好像有意给喜欢怀旧的人们留点痕迹;那落满灰尘和苔癣的骑楼,让它所处的古巷显得更加幽深与苍凉。我走近老墙,抚摸着它那沾满世纪风尘的容颜,仿佛有一股幽远的味道扑面而来,那可是当年五分钱一碗的肥肉粥弥漫出来的香气?

那时,全圩只有一幢三层楼,是做过当铺的“原兴庄”,后来成了供销社办公的地方;那时,全圩只有一盏街灯,高高挂在广行水井头,黄澄澄的灯光照到地面上已经没有多少亮光了;那时的老圩很小,小到在“光地笪”放电影,全圩都能听到那块白布上打仗的声音;落雨天,街前有一道清澈的水,从石鼓岭脚一望无际的荷塘溢出,转几个弯,沿着青砖老街流过广行,流过西关,流入杨柳依依的文海坑。圩南老榕旁就是终年香火飘渺的神庙,里面至灵至圣的菩萨,任务就是将福禄恩赐给老圩的子民,可这一天总是珊珊来迟。

打着火把趁大圩

记忆中,傍鉴水依石鼓岭为屏障的老圩,是乡邻乡亲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古老的街巷,狭窄而又绵延,挂在檐头的木盒喇叭,早晚播放着那时最流行的歌曲《社会主义好》;那条叫“广行”的老街,在民国以前就住满了“上六府”的生意人。他们以经营“广货”而闻名粤西,让那些走南闯北的大小商贩,都要回到老圩才能备齐货物,所以,老圩很早就得了个“小佛山”的美誉。

二五八圩日,永远是圩人乡人生意人追梦的日子,他们打着火把,天未亮就云集到圩上。这天,从南关到北巷,从西关到石鼓岭脚都是人头涌动,水泄不通,米行、菜行、洋杂行、农具行、熟食行、猪牛行、鸡鸭行等等应有尽有。当中最热闹的就是渔网行,因为拿网来卖的都是妹子,所以又叫“细女行”,许多没帮衬的后生哥都挤着去趁渔网行,为的就是看美女,饱眼福,当年缘起渔网行的阿哥阿妹,现在一定是儿孙满堂,过上小康生活了。

趁过圩,做完了买卖,那些在一亩三分地上终年劳碌的老伙记,就像来到了富贵繁华的地方,全然忘记了卑微与贫困,他们随便找一片空地坐下来,一盖簸箕吹,两碗狗肉,三杯啤酒落肚,脸一红,话儿就像引鉴河的水一样滔滔不绝,吹到今年的收成,吹到老婆和孩子,吹到天南地北,连什么时候打台湾也吹到了,总之,吹到日头挨近石鼓岭了才记起回家,还要约定下次趁圩再饮过。

老圩精神长存于世

豆坡,原是一片辽阔的荒坡旱地,只能种些黄豆之类的耐旱作物,收成廖廖,日久天长,就叫豆坡了。“大跃进”那年,迁出豆坡的老区府,不久,摇身一变成了公社,跟着供销社、市场、粮站、卫生院等等服务百姓的设施,也趁着热闹从老圩搬了出来,两三条宽敞的圩街,一直透到国道。短短几年,石鼓就完成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变脸”,形成了今日石鼓的趋形。

那年,全圩干部、群众和学生,到石鼓岭担石头,到老区府拆屋搬材料,义务献勤建设公社礼堂。现在,岁月轮回,一甲有多,礼堂还静静地屹立在镇政府的旁边。回忆起它,我就为那个万众一心建设石鼓的火红年代而骄傲;仰望着它,我更为它笑看风云沧桑自若而肃然起敬!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看电影,睇大戏,不再是稀罕事,礼堂的娱乐功能或已消失,但它代表老圩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却长存于世。

党的恩情永不忘

那时,石鼓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上年纪的老圩人忆起当年求雨的情景,至今依然泪目。人们沿着街巷,一步三叩首,烧雨帽,焚蓑衣,祈祷上天怜悯,洒雨救民。然而,所有这些祷告都没有用,只有后来兴修水利才让石鼓摆脱了旱魔。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高州水库配套工程西干渠建成,清澈的运河水流过陈大岭,流过老圩、流过祥山……灌溉万顷良田,从此,石鼓大地告别了干旱,村民们“担水担断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老圩“和平饭店”旧址。

为感谢共产党的恩情,陈大岭的村民在高高的河堤上,用白瓷镶嵌出一条几公里长的巨型标语:总路线光芒万丈,千里引水灌良田。那时候,这条雄伟壮观的标语成了石鼓平原的地标,从国道这边远远望去,格外醒目,让人感动不已。后来,石鼓小学的师生,将这个题材编成山歌表演唱《千里引来幸福水》,在公社和县里演出,现在人们还在传唱这些山歌:

太阳出来照山岗,温暖洒在我家乡。
千里引来幸福水,党的恩情永不忘。

石鼓人在跌宕前行的岁月里,“忘我劳动,不计报酬”,从千里之外引来了幸福水,但他们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昔日“小佛山” 今日“千强镇”

今日的石鼓,比当年的“小佛山”更加辉煌耀眼了。走在东区宽阔平直的六车道上,我突然感受到只有大城市才有的格局,竟然出现在这镇一级的地面上,倍觉惊讶。放眼道路两边,只见商铺林立,货运繁忙,街道纵横,别墅连片,可谁又知道,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烂地荒坡;邻近的一条条新路,一个个楼盘,正争分夺秒地将圩镇不断拓宽做大;在昔日小打小闹手工业发展起来的铸造、针织、网具业等,货畅其流,效益显著,连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让这片神奇的土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深信,在高州的西南平原,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即将傲然崛起。

萦绕着仙气的石鼓岭,已变成鸟语花香的休闲公园,镇上的教育事业,已迈入了国家级的重点行列。从庄重大气藏风聚水的镇政府办公大楼走过,看见正门上方写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底色鲜红,光耀日月,特别温暖人心。

昔日的“小佛山”,如今已是“全国千强镇”。几多乡愁在老圩,再见你时,你一定会变得更加迷人。

熊宜武:倾尽家产为革命

汤志道 车德

熊宜武烈士

熊宜武(1923—1948),茂名县八角山村人,他从小聪慧上进,勤奋好学。

1946年秋,他于广东高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了香港达德学院。达德学院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下,由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任董事长,陈其瑗任院长。校内有中共党团地下组织与民盟组织。熊宜武入学后,在中共组织和进步民主人士的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十分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事业。特别是在周末课余,他经常与高州同乡同学,前往拜访当时在香港工作的高州革命领导人车振伦(香港南光中学校长)、梁昌东(香港香岛中学教师)、周梦吉(香港拔萃书院教师),倾听指导,提高认识,了解南路革命形势。当他知道南路人民武装斗争正在迅猛发展时,决心回高州直接参加人民武装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

1947年暑假期间,熊宜武毅然放弃学业,回到故乡茂名县(今高州市),寻找中共组织。他得知自己的哥哥熊夏武老师是高州有名的进步文人,可能同中共组织有联系。便把自己的心愿坦率地倾诉给哥哥熊夏武,要求设法帮他找到中国共产党组织。恰巧当时中共高州城区党支部书记、高城学运负责人汤志道,就是熊夏武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介绍人。当熊夏武向汤志道转达了熊宜武的要求后,汤志道便首先吸收熊宜武参加中共地下游击小组,由汤志道直接联系,安排他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后来,熊宜武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参加火热的武装斗争,在最艰苦的地方接受严峻的考验。他说:“要燃火,就得擦火柴;要解放就得闹革命。”汤志道觉得其志可嘉,便向分管领导高城学生运动的中共茂名中心县委副书记林其材同志报告,得到批准后,调派熊宜武去农村参加武装斗争。

1947年8月间,汤志道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站把熊宜武秘密送到茂北伍村游击区。临行前,激动万分的熊宜武,非常兴奋地握着汤志道的手,坚定地说:“革命不成功,我就不回来了!”此后,他在中共茂北区委领导下,参加了杨麟、俞钧负责的武工队,在茂北的农村做群众工作,为扩大茂北游击区作出了贡献。经过实际的斗争锻炼,他表现积极,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同年冬,他由俞钧介绍,经中共茂名中心县委书记王国强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战士。

1948年初,中共茂电信工委决定把原在茂北活动的武工队,开赴信宜钱排、茶山地区建立山区游击根据地,熊宜武在杨麟的率领下,于1月初到达钱排北内后,分配在叶锦率领的武工组,到茶山、渤洞、洪冠等地活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此时,中共茂电信工委决定武工队加紧筹集粮款,解决游击区的经济困难,抓紧组建长枪队,准备迎接广东南路人民解放军东征部队。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熊宜武主动向组织提出,让他回家变卖祖田,筹集款项,以应军需。经组织批准,他于1948年2月中旬回到茂名县高州城后,即把这次回来的任务向汤志道汇报,并和哥哥熊夏武商量。熊夏武鼓励他说:“现在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同志们找钱买点盐也困难,既然革命需要,你就卖吧!”熊宜武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走到妈妈跟前,诉说香港物价飞涨,生活困苦难度,难以支撑读书等。他妈妈不知底细,以为他还在香港读书,便说:“为了使你不中途辍学,唯一办法是卖田。”就这样,在其兄熊夏武的帮助支持下,经过半个多月活动,熊宜武终于以“卖田筹款上学”的名义,把其家里分给他的十多担租的良田变卖掉,获得价款(国民党的关金券)1000多万元与黄金及金器约三两多,加上家藏的金砖,共约重一斤六两。他把黄金与现款和家里的左轮手枪一支、子弹30多发全部拿了出来,除将购买的一套《鲁迅全集》送给其兄熊夏武表示感谢,自带部分枪弹和少数现金用作重回信宜的活动经费外,然后将主要的黄金和现款,全部托汤志道转交给党组织。他对汤志道说:“这回有钱有枪,一定要打破反动派的脑袋。”汤志道便立即派人通知中共大井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俞钧,前来把款物取走,全部转交给了上级党组织。当时俞钧奉命第一次来高城取走关金券1000万元现款,带到信宜镇隆交给中共茂电信工委书记王国强;第二次将黄金与现款带回伍村,交给中共茂电信工委委员、支援东征工作组组长车振伦,以便接应东征部队。

1948年4月中旬,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在欧初、罗明、黄飞、黄东明、涂沙、陈军等领导同志的率领下,从遂溪出发,途经廉江、化州、高州,经茂北进入信宜,在云开、钱排、合水等地活动了几天后,即奉命转往阳春、阳江境内,征战粤中地区。4月15日,当东征部队驻扎大井镇大坡村时,中共茂电信工委委员、支援东征工作组组长车振伦,将熊宜武上交的此笔款物全部交给东征部队用作军需。由于得到熊宜武倾家荡产筹集的钱物支援,为补充解决南路人民解放军东征部队征战粤中的给养急需,顺利地实行战略上的转移作出重要贡献。熊宜武卖田献款,支持我军东征与中共游击队的革命行动,在茂电信游击区影响很大,大家称赞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舍家无私奉献革命。东征部队也将此事在部队中广泛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东征部队过境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对中共信宜游击区进行清乡“扫荡”。1948年6月22日拂晓,由于反动地主告密,国民党信宜县自卫大队派兵突然袭击信宜县平田芋合塘村,进行围村搜屋捉人,中共党员、信宜县白木小区游击小队长熊宜武,在同武工队员们一起突围时,在芋合塘村驻地屋边的半山腰上,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凶残成性的敌人竟割下他的头颅“示众”。对此,革命战友与人民群众,无不痛心流泪,悲愤万分,决心继承遗志,为他报仇。他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是他那坚实清瘦的身影和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以及他说话时爽朗而热情的神态,至今仍令人历历在目。特别是他倾家荡产为革命,卖田筹款支援我军东征与中共游击队的感人事迹,更是在群众中互相传诵至今。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熊宜武牺牲后埋葬的地方——信宜县茶山芋合塘村对面大王顶之侧、黄华江畔的路岔坪山坡上,建起“革命烈士熊宜武纪念碑”,每年清明时节,大批青少年与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前往瞻仰祭扫,大家交口称赞熊宜武不愧是鞠躬尽瘁为人民,洒尽热血写春秋的青年英雄。

榕树村生活用水的变化

李仕汉

水是生命资源,没有水,人将无法生存。我家乡叫榕树村,地处大井镇龙河与东岸河合流的东面,人口五百多。村庄靠近东岸河旁,群众天天与河水打交道,农作物靠河水引流灌溉,家庭生活用水到河里挑。每到中午,妇女成群结队提着家人的衣服到河里洗涤。这样依河而生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个春秋。

据村中老人说,有一年,两条河轮着洪水暴发,造成河水浑浊,一个星期无法使用,群众只好白天挑水回家倒入水缸,沉淀泥沙,第二三天才有一半水能食用,鉴于这样处境,村长便组织村民开会,决定派人去信宜城(即镇龙圩)学打水井。取经回来,很快就在村东头开启了打井行动。

打井选址地形开阔,离村较近,出入方便。采用竖向挖掘,挑选本村几十名男子汉,分班日夜挖土、吊土,挖出的土填放水井周边,确保井台比地面高出0.5米。挖掘深度,要挖到地下水眼,再挖深1.5米,井底用木炭和粗河沙铺上,保证井水清冽纯净。井壁用红砖砌,井口直径1.5米,中间装上一块厚12厘米、宽30厘米的长方形石条,方便村民打水。井台直径6米,用混凝土铺面,周围砌上1.2米高圆形防护栏基,并抹上水泥浆搞靓。水井竣工,村民烧鞭炮庆祝。

新井启用,村代表订出几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准在井台洗衣服、解小便,担水要排队,老人、孕妇打水优先。那段时间,每天从晨曦到傍晚,都有许多人挑着担子从我屋边走过,那条用石子铺过的路总是湿漉漉的,扁担咯吱咯吱的响声,人们朴踏朴踏的脚步声,组成一支欢快的交响曲。来打水的人络绎不绝,井然有序。还有一群活泼的红领巾,唱着队歌,蹦蹦跳跳地来打水,送给手脚不灵活的罗奶奶。

春夏秋季的晚上,只要不下雨,水井台成了村民的“讲口庭”“大话馆”,来那里的人,有大有小,有老有嫩,有的还拿着凳子来。村民们都心态开放,有啥说啥,天南地北、远远近近,家事国事天下事。我少年时期,也常去水井台玩,梁山伯与祝英台、武松打虎的故事,都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的。对于年轻人提出的疑问“为什么井水冬暖夏凉?”村中张伯解答道:“水井聚集了地下深处的水,夏天太阳一出,地面上的温度很快上升,但地下温度升得没那么快,这时井水的温度就很低,我们摸起来就觉得特别凉。冬天,寒风一起,地上温度很快下降,地下温度降得不那么快,这时井水的温度就会比地面的高一些。这就是井水冬暖夏凉的原因。”这自然科学的知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末期,罗定县生产的抽水小水泵,在农村家庭很盛行。我村外出经商的人到罗定做生意,顺便前往了解清楚,回来传授给村民们,村民很赞赏,盼望早日安上水泵。时间不到两个月,罗定就有商客来到我家乡,推销安装水泵事宜。安装一台打水泵,工本费不到四百元。很快家乡大部分家庭都用上了水泵抽上的水。村民都笑逐颜开地说:“比起水井挑水,省时省力又方便。”

去年家乡大井镇政府又提出建设美丽乡村,要安装自来水到村到户。资金筹集,群众自己出一部分,政府补贴一部分,争取所有村民早日用上方便洁净的自来水。村民感慨地说:“国家开放改革的路子真系好,村民生活好像食甘蔗上楼梯,步步高节节甜!”

农家肥的往事

罗本森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乡的耕种基本不用化肥农药之类的东西,全部都是使用农家肥,这些农家肥就是人畜粪尿、砖头泥、塘泥、脚底泥、草叶、火灰、火烧土等,都是就地取材积集而来,不用掏钱,只是流流汗、出出力就能取得而已。

过去收割稻谷,稻草一般都回田腐烂作肥,尤其夏收的几乎全部回田,秋收的除大部留给耕牛作过冬草料外,剩下部分也都回田。当时还在田里种植一种绿肥——紫云英,每年秋冬之际,往稻田中撒播一些紫云英的种子,翌年长势良好的“花草”不但是养猪的好饲料,而且通过春耕把其深埋于土中,成为一种肥效非常高的氮肥。挖塘泥也是积肥一条门路,每年冬至放干水捉鱼,然后把塘泥用铁锹甩到池塘边,这些淤泥是很好的腐殖质肥料,晒干后变得疏松,砸碎后再撒下田,或施在庄稼的根部,给予庄稼充足的养料。

我家乡是山区,芒草树叶特别丰富,农闲时农民便上山,用长镰刀把灌木、芒草放倒,晒个半干,再推到山下,点火烧成灰,客家人叫“沤芒灰”。要是鲁箕便铲下来,将鲁箕与泥土一起用火烧,叫做“土子泥”。再有,乡下使用大锅灶,烧柴草自然有很多草木灰,这是重要灰肥。这种灰肥堆起来,便泼上人粪尿进行沤制。作为施秧苗,或者种花生、黄豆等农作物的基肥。

最难忘的是儿时拾粪肥,过去爷爷养一头黄牛,有时会跟着他去放牧,爷爷会拿一个畚箕把牛屎拾回来。受爷爷的影响,我常常带着畚箕,手拿竹夹,在乡间小路上捡牛粪、猪屎、狗屎,然后放到田头粪窝里沤制。我常跟爷爷上山割小草树叶,嫩的给牛作夜草,老的晒干垫到牛栏上,脏了再垫,一层层往上垫,植物跟动物的粪便一起腐烂发酵,就是一种很好的天然肥料。

七十年代农村开展“积肥改土”运动,我们学校隔三差五地搞大清洁,扫垃圾、铲杂草、通水沟,把积下的肥送到学校边的稻田。放学后回队里还得和大人一起积肥。后来学校劳动课还组织到农村参加积肥。有次大突击,还到生产队干了一个星期,同学们每天累得浑身散架,双手磨起血泡,但大家毫无怨言。不论上语文课、农业课,老师常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的确,肥料是农民的宝贝,庄稼生长一刻也离不了它。这样既增加肥力,又改善疏松土壤,秧苗插进田里后生长得特别好。农家子弟耳闻目睹父辈和乡亲们为了生活背朝青天,面对黄土,日复年循辛勤地耕耘,我们累点算什么?透过昨天的农家肥,也看到老一辈农民那种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精神和优良传统。

后来农村大量使用化肥,省去不少功夫,农家肥逐渐少用了。在科技进步的今天,大力使用化肥无可非议,但多用化肥易使土壤板结老化,况且不少人认为用农家肥种出菜比施化肥的好吃,这种低碳生态的“绿色”的产品,颇受欢迎。因此,今天我们推广科学种田,应考虑多用配方肥和高效环保型新型肥料,减少肥料过量投入,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走一条新型农业发展之路。